

财经体验三部曲之二

在路上

金融道

黄恒◎著

暴涨暴跌背后 暗藏神秘玄机
红男绿女之间 爱恨难分难解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金融道

财经体验三部曲之二
黄恒◎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融道 / 黄恒著.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200-07370-6

I. 金… II. 黄…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5198 号

金融道

JINRONG DAO

黄 恒 著

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出 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787×1092 16 开本 20.5 印张 335 千字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0-07370-6

I·1062 定价: 39.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

《在路上》是什么？

首先，《在路上》是一部小说，作者是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1922—1969）。尽管故事的叙述稍显凌乱，但情节并不复杂：

一群青年男女四处奔波，他们沿途寻求各种各样的刺激，制造各种事端。隐藏在这种表象下的却是他们对个人自由和信仰的苦苦追寻，尽管这种追寻的过程有时逾越了道德甚至法律的界限。他们迷茫、彷徨，对现实和未来没有不切实际的梦想，但他们是一群勇于面对现实的青年，他们用身体去检验和实现内心期盼的无限自由而没有选择逃避。

这恰恰暗合了现代职场人士的心境与现状：同样的迷茫与彷徨，同样无法逃避，同样充满了对自由与快乐的强烈企盼。

其次，《在路上》是我们系列图书的名字，包括《抢单》、《博傻》、《逃庄》以及我们即将推出的一系列作品。

许多初入职场或已在职场打拼多年的人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困惑，都会面临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并且最终在各自的努力下，通过不同的方式、方法和途径使这些问题得以解决。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其中肯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这是个千篇一律的过程，在体味小小成功的同时，我们已经付出了太多的代价——迷茫、彷徨和痛苦的求索，然后是成功的喜悦或失败的遗憾。如此循环往复。这种探索与开拓的过程因为太多的盲目性和缺乏必要的指导而遍布荆棘，于是我们自然地想到：一定有某种方法或途径能帮助我们减轻摸索过程中的痛苦，指导我们避开那些前人经历过的曲折与困惑，少犯那些现在看来近乎可笑的错误。

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一个词——经验。许多成功的经验已经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每个人都应该学习和把握这样的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经验也许无助于创新，但至少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失败，减轻失败的痛苦，让我们少走弯路。这就是经验的价值。

无论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对后来者都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这也是《在路上》系列图书策划的缘起。

我们将一系列图书定位于职场人士，力争为读者奉献那些最有价值的经验，帮助读者减轻痛苦、绕开歧途。相信随着对《在路上》系列图书的不断了解，你将发现我们的良苦用心。

《在路上》是一种选择。选择《在路上》意味着您选择了一种阅读方式，意味着您选择了一种学习方式，同时也意味着您选择了一种工作方式和一个交流的平台。

时代在进步，每个职场人士都应与时俱进。《在路上》将紧跟时代步伐，以系列图书的形式不断推陈出新，就像我们的编写方针所阐释的：为职场人服务，伴职场人成长。

最后，《在路上》还是一个口号，一个宣言。这个口号或宣言引领我们努力向前，为实现人生的价值而奋斗，就像杰克·凯鲁亚克在书中说的：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

这是一个神奇的时代。那些正在经历挣扎、彷徨与痛苦的人们，必将成长为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衷心期望《在路上》系列图书能够为奋斗在职场上的朋友们提供一些帮助。

此为《在路上》系列图书的缘起。

编者

2008年12月

目录

1	001
2	013
3	023
4	033
5	043
6	051
7	061
8	071
9	081
10	091
11	099
12	107
13	115
14	125
15	133
16	141
17	151
18	159
19	169
20	177

Jin Rong Dao

金

金

Jin Rong Dao

融

道

21	187
22	197
23	207
24	217
25	227
26	235
27	243
28	253
29	265
30	275
31	285
32	295
33	307
附录	315

金

1

女人不等总经理让座，张嘴就说要透支 20 万。年轻的总经理默默地看了她一会儿，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让她写了借条。随后，两个人来到财务部。总经理示意会计把账做好，接着给资金柜台打了电话。他确定钱的数目没问题后，告诉女人可以去买股票了。

Jin Rong Dao

融道

1994年7月29日是一个星期五。这天下午，临近收市前半小时，君安证券北京营业部宽敞的散户大厅里，冷冷清清中透出一股肃杀，让坐在行情显示屏前的几位女股民心头发紧。靠近资金柜台的角落里，四五个男股民借着柜台里的灯光围在一起下象棋。也许是棋局到了紧要关头，下棋的跟观棋的都太专注，没有发现旁边多了一位美丽的女人。

这女人20多岁，棱角分明的性感嘴唇紧绷着，正把一扎又一扎的人民币塞进柜台里。少顷，营业部的总经理来到柜台，他粗略地点了一下台子上的钱，把女人领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女人不等总经理让座，张嘴就说要透支20万元。年轻的总经理默默地看了她一会儿，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让她写了借条。随后，两个人来到财务部。总经理示意会计把账做好，接着给资金柜台打了电话。他确定钱的数目没问题后，告诉女人可以去买股票了。

女人临出门时对总经理嫣然一笑，说了声谢谢。总经理看着女人离开以后，叫会计给另外一个账户打入了30万元。这个会计姓赵名军，三十出头的年纪，圆圆的脸上带着几分憨厚。赵军完成了操作，看着总经理离开的背影发了会儿呆，然后挂了个长途传呼。

1994年的顾大明是霉运罩头。他在股市里的资金年初还有100多万元，现在只剩下两万多了。要不是考虑到妻子和幼女的生活，他在破500点时还不会平仓。如果再拖上十几天，肯定是一分钱也不剩。万一证券公司同意他不立即平仓，他还会欠上一点债务。

年初大盘还在800多点的时候，战友丁好远叫他一道认赔出局，他犹豫再三，没有听劝，决心死扛下去。3月中旬“四不”政策出来了，丁好远要他把透支的部分卖出来，顾大明说国家救市证明大盘已经见底，还是不肯卖。

6月13日“割肉”以后，顾大明不等营业部老总找他谈话，自己离开了

大户室。那天晚上，丁好远叫上大户室的几个朋友为他送行，顾大明在酒桌上喊着：“我一定还会回来！”

顾大明虽然不敢再买股票，可还是天天去证券公司。他跟散户在一起，很快便知道了股市里情绪化操作的普遍性和散户买卖股票的盲从。那段日子，他并没有沉溺于失败，而是买书学习，跟散户切磋，认定有东山再起的那一天。

进入7月中旬，大盘加速下跌，顾大明加紧了跟高中同学赵军的联系。他知道，要让中国股市走牛，只能依靠政府的力量。政府有什么行动，在京的证券公司有可能在第一时间嗅到一点消息。考虑到今天是周末，顾大明昨天还给赵军去了个长途电话。

刚才大盘跌到325点，陆续有资金进场接盘。顾大明看着上证指数，面部毫无表情。昨天指数大跌8%，前天还跌了4%左右，今天继续跌，原本就可以抢个反弹，有资金买入很正常。要在以前，他顾大明也会买的。

顾大明闭目养了下神，这时，腰间的传呼机忽然响了。顾大明心里“咯噔”一下，预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他急忙取下传呼机一看，发现果然是赵军发的信息。赵军告诉他，营业部刚才有客户存进20万，并要求透支20万买股票，看上去还很着急。

顾大明的砖头手机因为缴不起话费停机了，他很想知道是怎样的客户在买股票。顾大明看看传呼机上的时间，已经是2点45分，找电话打长途已经来不及了。他阔步走进了大户室，找到丁好远，要他借20万给自己。

丁好远看着他，问：“是不是有什么消息了？”

顾大明刚才在路上的几秒钟时间里已经想好这个问题，他说朋友提到一只股票，晚上有消息要公布。丁好远跟顾大明关系很好，可他们之间还从来没有牵涉过几十万的资金。丁好远知道，如果不借钱给顾大明，这小子是不会说出股票名称的。

丁好远说：“我只有30万现金，我们一人一半，我借给你15万，怎么样？”

顾大明有点脸红，他说：“15万也行，我们再一起去找李总透支。”

丁好远看了看时间，拉着顾大明去了资金柜台。还好现在行情极度低迷，资金柜台难得见人存钱，只有一个老头在取款。

顾大明见老头占据了整个窗口，慢腾腾地在取款单上填字，心里那个急呀！他叫丁好远快把来意告诉柜台里的小姐，问问她能不能先处理大户业务。

原来行情好的时候，大户进行资金存取可以直接在大户区资金柜办理，这两个月证券公司裁员了，裁掉了大户室资金柜。

丁好远知道快收市了，也有些急了，对老头说了声抱歉，就把填好的取款单递进了柜台。老头正在写字，被丁好远一碰，大概把字写错了，他猛地抓住丁好远的手臂，愤怒地说：“你有钱就了不起呀！”

丁好远说：“老师傅，对不起，我们要转款买股票，马上就要收市了。”

老头依然不松手：“你太霸道了，我才不怕你们这种大户呢！”

顾大明一看事态不对，赶忙递上去 50 元钱说：“对不起，您老人家受惊了。这是给您的一点补偿。”

“你以为有钱……好吧，我就收了哟。”老头看着钱，迟疑地接了过去，他对着亮光看了下钞票的真假，转身走了，临走还丢下一句话：“小瘪三，以后要学会尊老爱幼。”

顾大明把自己的存款单递进柜台，瞄了一眼老头填过的单子，对丁好远说：“这老头只取 50 块钱。我这段时间在散户厅，发现拿着几千块钱来炒股票的人还真不少。”

丁好远笑着说：“证券公司有空调啊，正是这些老阿婆、老头们避暑的好地方。”

顾大明看看时间，已经 2 点 50 分了。他叫丁好远先去总经理办公室办理透支，自己在这里等转账。丁好远点了一下头，没说什么，转身走了。

等两个战友可以买股票了，时间已经到了 2 点 57 分。也就是这个时候，顾大明才告诉丁好远，买一切能够买到的股票。丁好远没时间跟他计较，直接告诉报单员自己要买的股票及数量。顾大明就得不到这么好的待遇了，报单员一定要他填好买单才给他报出去。

还好，由于刚才有人拉高了指数，引出了一些抛盘，而且收市前的买盘并不是太踊跃，他们都按金额买足了股票。在顾大明 3.37 元买到手的 8000 多股天津磁卡中，就有 500 股是袁非卖出来的。袁非当时喜欢用两三千元资金倒腾点盒饭钱，他在下午 2 点多钟买了 500 股天津磁卡，在收盘的最后一分钟卖掉了，赚了 20 多块钱。

顾大明买到的 32 万元股票，在 9 月底全部卖掉了，赚了 100 多万。他用几个月时间，又回到了大户室。坐了这次过山车，顾大明很庆幸自己还能够活

在山顶，他在国庆节以后离开了股票二级市场，专做一级跟一级半市场。两个月后，丁好远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顾大明长得高大魁梧，比较适合做一级市场。那个年月，一级市场的风险也不小，主要涉及路途上资金的安全。他们去外地都是结团组队，一般不会少于七八人。顾大明提倡不能轻信任何人，手里没有 50 万元以上的现金，不能成为他们队伍中的一员，除了女伙伴，其余人都不准找人提钱箱或者请保镖。

他们的出发时间非常隐蔽，一般是顾大明买好了飞机票，直接通知伙伴们去机场。这些人跟战士一样，都是说走就能够立刻出发的。

1995 年元旦一过，顾大明叫上伙伴去了成都，7 日又坐上了去西藏的飞机，因为 1 月 6 日到 8 日是西藏明珠社会公众股专项定期存单预约缴款的时间。发行公告里依然规定：“认购定期存单时只收现金，任何非现金方式不予办理。”所以，顾大明下飞机时提了两个装满钞票的密码箱。

丁好远是第一次参加新股“存单认购”行动，他比顾大明还谨慎，在机场出棚时，眼睛不时地在接客的人群里扫描各式可疑人物。他们这次只有五个伙伴，其他几位认为西藏明珠发行量只有 2700 万，中签率一定不高，况且路途遥远，加上天寒地冻，受累还要加上冒险。顾大明也是事前估计到去西藏的人有限，才动员丁好远参加的。

一行人搭乘了两辆出租车。丁好远一路上不断地盯着反光镜，还真让他发现了可疑人物。他问司机注意到后面的摩托车没有，司机摇摇头说注意那些干什么。顾大明也笑他太胆小。

过了一会儿，丁好远叫司机把汽车靠边停下。司机犹豫着把车打向了慢车道，后边可疑的摩托车没有减速，径直冲上来，从他们身边飘了过去。顾大明望着走远的摩托车，笑了笑：“没问题啊，继续上路吧！”丁好远也松了口气，暗笑自己太小心了。

出租车载着他们安全到了市区，司机将车停在了一处酒店门口。丁好远下车后被凌厉的寒风吹得打了个哆嗦，眼睛都睁不开。他努力睁开眼睛东张西望，这一张望中突然背脊透凉，把哆嗦都吓回去了。他发现了在路上跟踪他们的摩托车，而且摩托车上的人正在跟路边的两个家伙说话，听者的眼睛正望着自己这边。

丁好远把摩托车的位置告诉了顾大明，顾大明也看明白了此时的处境，他

叫后面的伙伴马上上车。出租车载着客人再次上路，丁好远问现在去哪里。顾大明没有回答，现在已经快天黑了，银行肯定是不能去了。

出租车拐了两个弯，后面的摩托车依然紧追不舍。丁好远紧张地向顾大明报告：“摩托车后面好像还有一辆白色的面包车！”

顾大明并不认为面包车有什么问题：“你现在简直是草木皆兵了！”

再走了几分钟，顾大明看见旁边有个消防队，他立即叫司机停车，掉头往消防队里冲。司机在消防队的门口停下了，他可不敢冲进去。

顾大明只好付了车钱，提着皮箱下了车。他看见丁好远说的白色面包车已经走远，跟踪的摩托车在10米开外也停下了。

顾大明心头稍微放松了一点，他带着五个伙伴走向哨兵，把自己的困境告诉了他，要求见消防队的领导。

哨兵迟疑片刻，让顾大明一个人去值班室找领导。顾大明进去老半天，最后找到他们的副大队长，说了许多理由，并许诺赠送消防队一台大彩色电视机，才得到进入消防队避险的许可。

顾大明在门口告诉丁好远，长官要求开箱检查。丁好远考虑了半天利弊，同意让这些消防队员开开眼界。

当几大皮箱百元大钞摆在办公桌上时，我们的消防战士确实傻眼了，虽然他们中间有人押送过更多的钞票。副大队长是成都人，知道股票现金存款认购的事，他看着几个风尘仆仆的投机分子，说消防大队不允许老百姓留宿，况且大队长又不在，只好委屈大家在办公室过夜了。

顾大明听说能够留下来，放心地“嘘”出一口气。丁好远高兴地说，能够有地方坐一坐就不错了。副大队长离开没多久，进来两名战士，给他们送来了热腾腾的面条。这个时候，大家才感觉肚子饿得有点生疼。

第二天是星期天，副大队长派了五名战士，直接把他们送到了银行。顾大明吃过午饭，自己掏钱给消防大队买了台大彩电，当天就送了过去。

副大队长看着他们说，为人民服务是消防队的宗旨，自己并没有答应要什么大彩电。顾大明说既然已经买了，那就存放在消防队吧。副大队长说，消防队不是仓库。最后他把发票要过去说，自己家里正要买电视机，硬是把钱塞进了顾大明的腰包。

顾大明离开消防队时鼻子有点酸，嘴里呼出的热气有点急促。丁好远看他

这副样子问：“你是不是被感动了啊！”

顾大明说：“我是心头堵得慌，你看我办的什么事……我也真不愿意欠他们的情。”

丁好远笑了笑说：“我们买卖股票，缴了那么多印花税，这些人是咱们在养活呀！”

顾大明道：“说起来是这个理，可我心里就是不好受。”

丁好远说：“你觉得过意不去，就给他们送面锦旗吧。”

顾大明笑了笑说：“这个办法好，想不到我老顾也有作秀的时候。”

其实外地人去西藏跑新股“存单认购”，并赚不了多少钱。由于要等预约收据换取专项存单，再凭中签存单换取股金收据，还要找城市信用社办理存单贴现等，必须在拉萨待上10天左右。

西藏明珠存单中签率为7.1%，看上去不少，可一张中签存单只有300股，算下来100万只能得到2万股。西藏明珠上市是在2月17日，二级市场很低迷，开盘价只比发行价高2元，开在5.50元，也就是说100万只能赚区区4万元。还好，顾大明他们是二级市场的老手，知道这样的价不能卖，两个月后，他们把中签的西藏明珠卖到了20元。

1996年12月26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新的《关于股票发行与认购方式的暂行规定》，采取二级市场上网定价发行方式，结束了他们“跑单帮”的日子。

顾大明要上岸，九州证券公司上海营业部的总经理柳盘根托人找到了他，要请他吃饭。顾大明知道柳盘根的意图，他叫上丁好远一起去见这位老总。

柳盘根约在一家大饭店的华丽包房跟他们见面，顾大明看见这小子，知道自己以后的根据地就要靠这名外地券商了。他在喝得很舒服的时候，告诉柳盘根，近几日天天有券商请客，然后问柳盘根有什么优惠条件。

柳盘根说：“今天只是想结识两位朋友，不谈股票。”

顾大明端起酒杯说：“好，爽快！柳总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喝足好酒以后，柳盘根请他们去楼上的客房，说给他们开了两个房间，今天不走了，让他们就住在这里。

顾大明进屋瞧见两位女孩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他问柳盘根这是什么意思。柳盘根哈哈大笑说：“你觉得有意思，它就有意思；你觉得没意思，它就什么

意思也没有。”

顾大明摸摸额头说：“我头晕，不知道你说些什么。”

柳盘根说：“头晕正好，可以糊涂点！你们好好玩，我就不奉陪了。”

丁好远送柳总出门，柳盘根在走道里低声告诉他：“这是我托人在大学里找的黄花女，小费已经付了，你老兄千万不要再花更多的钱。”

丁好远皱起眉头说：“这样不好吧，我觉得像犯罪。”

柳盘根笑着说道：“你们是贵客，又是文化人，我只是沿袭了古老的待客方式。”

丁好远觉得有些好笑，自己高中还没毕业呢，不知道哪点像文化人，这小子真是地道的商人，说话一点儿不着边际却很有效。

他回到房间，看见顾大明已经跟“女学生”聊得非常投机了。

顾大明问他喜欢哪个，丁好远说：“我无所谓，你自己看着办吧。”

顾大明拉起身边穿红色防寒服的女孩说：“我喜欢红色，这个就归我了。”

丁好远说：“好啊，要不要我现在就去隔壁的房间？”

顾大明说：“NO！NO！现在才9点多钟，太早了，我今儿个特别高兴，还想喝酒。”

丁好远打电话去服务台，要来一瓶意大利红酒，给穿黑色毛衣的女生要来一瓶水果饮料。四个人开酒慢慢喝。顾大明说女人喝红酒美容，硬让穿黑毛衣的女生消费了半杯红酒。

“摆谈”下来，丁好远知道黑衣妹妹还真是大学生。她来自偏远的农村，家里几乎没有钱供她读书，在苦难中终于熬到了大四，还有几个月就要毕业。她不想回家乡，打算在上海找工作，柳盘根的朋友就是在人才中心找到她的。

当单独跟黑衣妹妹待在自己的房间时，丁好远还是问了这个问题：作为在读的大学生，为什么答应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事。

丁好远本来想用其他词汇表达自己的意思，可他最后还是选择了“见不得人”这几个字。

黑衣妹妹看着他，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她低声说：“家里太穷，没办法，毕业就意味着马上要离开学校。如果在毕业前找不到工作，只有马上回家。我现在已经递出去不少简历，也上门问过一些单位，我们这样的专业在这里找工作很渺茫。昨天，有人把这个事给我讲了，我觉得可以做。”

黑衣妹妹忽然大声说：“我为什么不能做？有些人为了当演员出名，还不是把身子卖了！我是为了生存，为什么不能卖？”

黑衣妹妹说完，坐在沙发里抽泣起来。丁好远坐下来，抱住黑衣妹妹，拍着她的背说：“别哭，也别怕，你没有错。我喜欢你，我会好好待你的。”

黑衣妹妹泪眼婆娑地望着他，丁好远把自己的外套脱了，他身体里升起一阵原始的欲望。黑衣妹妹把头埋进他的怀里，丁好远很自然地将手伸进了她的内衣里。处女滑腻的皮肤刺激着他的神经，他不由得翻身骑在女孩身上，紧紧搂住了她。

这时，丁好远的手机响了，他过了一会儿才去衣袋里拿出手机。电话是老婆打来的，问他晚上回家不。丁好远支吾着说，现在正跟顾大明的朋友打麻将，可能走不了了。

丁好远呆呆坐了一会儿，黑衣妹妹乘这个机会进了卫生间。丁好远听见她在洗澡，便走到门口，敲了敲门。黑衣妹妹说她很快就完。丁好远拍拍自己的脑袋说：“不着急，你慢慢洗吧，在学校洗澡不方便吧？”

黑衣妹妹说：“学校洗澡要钱，我一般是半个月洗一次。”

“热天也这样吗？”

“天气不是太冷，可以在厕所里洗澡。”

过了片刻，丁好远问她学的什么专业，黑衣妹妹说学的是考古专业。丁好远说：“这个专业只有去考古队或者博物馆，你去这些地方联系过没有？”

黑衣妹妹说递过简历的。听她的口气丁好远知道这女孩子并不喜欢做本专业的工作。他想了想说：“我帮你找找别的，也许朋友需要办公室文员。”

黑衣妹妹高兴地说：“好啊，谢谢您了。”

丁好远说：“我们既然有缘认识，你就是我的朋友了。哦，对了，可以把名字告诉我吗？”

黑衣妹妹迟疑了一下，报出了自己的名字：“我叫夏天真，夏天的真实，跟非常幼稚的那个‘天真’没关系。”

“这个名字不错，夏天的真实，很有些诗意。”丁好远觉得名字有点假，不像农村女孩的，可也不好追究下去。

“老师也喜欢诗词呀？”

“我是大老粗，不懂这些。”丁好远忽然觉得“大老粗”一词很没面子，他

又想起了刚才柳盘根说的“文化人”。

黑衣妹妹开门出来，头发耷拉在脸上，显出几分妩媚。丁好远盯着她说：“出浴的女人就是耐看。”

黑衣妹妹浅浅地一笑说：“我应该还是女孩子吧。”

丁好远说：“对，你还不是女人。”

黑衣妹妹问他现在要不要去洗澡，丁好远说：“你先去睡觉吧，我一会儿就来。”

丁好远洗完澡，身体里的欲望也被洗去不少。到了卧室，他看见黑衣妹妹包着头发在看书。丁好远问她看的什么书，黑衣妹妹说她准备考会计证。丁好远说：“很好，要混世界，还是要有真本事才行。”

黑衣妹妹问他是不是想睡觉了，丁好远说：“你自己看会儿书吧，我先躺一下。”

丁好远躺在床上，慢慢有了睡意，他瞧了一眼黑衣妹妹，看见她还在认真学习，便自己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一早，丁好远醒来也没能做什么。黑衣妹妹临别时觉得过意不去，从黑色挎包里拿出一沓钞票准备退一半给他，丁好远说不要，硬把钱塞回到她的包里。黑衣妹妹迟疑片刻，告诉他红衣妹妹是个冒牌的大学生。丁好远“哈哈”笑着说他看一眼就知道了。

两个男人凑到一起后，顾大明问他怎么样。丁好远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一个会睡的人，他点了好几下头说：“不错，不错。”

顾大明跟丁好远这两年通过一级市场和一级半市场（主要是收购职工内部股，这个比存单认购新股还来钱）的积累，已经算得上超级大户了。两个人第二天就带着2000万现金进了九州证券柳盘根给安排的一间机构室。他们先是专心打新股，后来行情好起来，逐渐把钱投入了二级市场。

1999年开始的“5·19”行情给顾大明和丁好远带来了丰厚的收益，两个人在那一年的年底搞了个亿鑫源投资管理公司，注册资金是1亿元。他们当时的资金只有4000多万，为了能够合法注册，便拉上了做百货生意的申棋。

申棋出了6000万，只占了21%的股份，顾大明和丁好远分别持有51%和28%的股份。有了自己的公司，他们便加入了江浙联盟，一起疯狂炒作网络股，很快使公司的净资产超过了1亿元。有了上亿的钱，顾大明头脑开始发